



THE WORLD THROUGH
MODERN CHINESE EYES

费孝通

重訪英倫

(及其他)

現代中國人看世界
重訪英倫
費孝通

K919
5

52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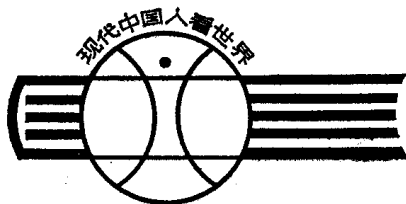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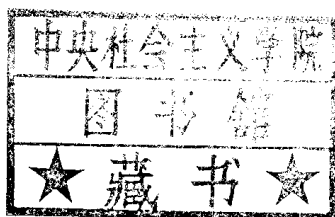
费孝通

重访英伦

(及其他)



200319306



THE WORLD THROUGH
MODERN CHINESE EYES

湖南人民出版社

重访英伦

费孝通

责任编辑：尤 在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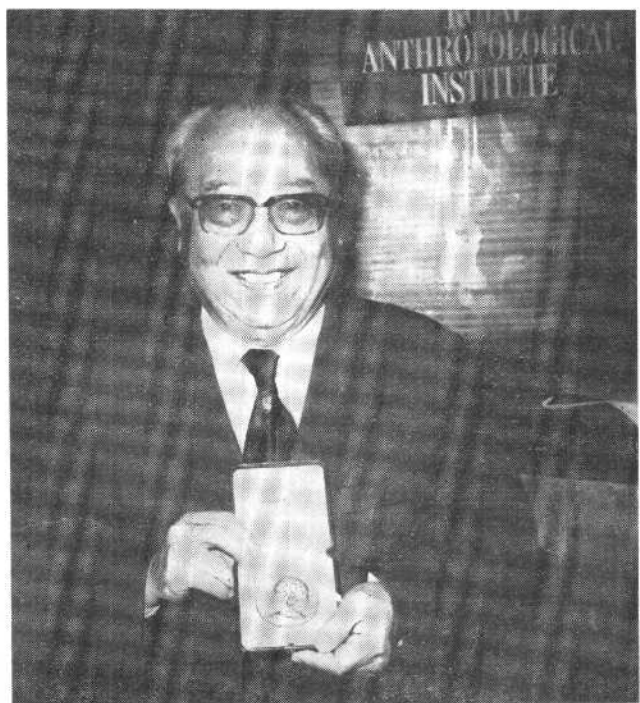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3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210,000 印张：11 印数：1——6,400

统一书号：11109·219 定价：1.15元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八日，作者在伦敦接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颁发的赫胥黎奖章。



作者在授奖仪式上用英文作题为《三访江村》的学术讲演。



作者一九八一年三访江村(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

《现代中国人看世界》丛书凡例

一、《现代中国人看世界》丛书，选刊1911年——1949年期间各界人士对外国直接观察的记述。丛书冠以“现代”一词，并不是以1911年作为划分近代和现代、以1949年作为划分现代和当代的时间界限，只是因为已经有了一部专收1840年——1911年期间出国载记的《走向世界丛书》，而在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特别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现代思想已经渐渐为许多中国人（其中当然包括那些有条件对外国进行直接观察的人）所理解和接受，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已经是“现代中国人”了。

二、如果说，《走向世界丛书》反映的是十九世纪中国人开始走向世界时的认识变化过程，那末，这部《现代中国人看世界》丛书所反映的，便是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人带着中国的问题去观察世界形势，又从世界的全局来思考中国问题的结果。世界在不断地变化，认识也在不断地深化，这个过程到现在并没有完结，当然也不会完结。本丛书所能做的，是揭示若干个侧面和断面（每一本书就是一个侧面或一个断面），使今天的人们能够对于这个过程做一点微观的研究，或者说是进行一些具体的了解。

1050/15
三、基于这个目的，本丛书采辑将不限范围，无论是社会政治之考察，文化学术之交流，实业技术之研究，风土人情之采访；亦不拘体裁，无论是旧版图书、报章杂志，以及书简日记、手稿遗文，只要有助于人们认识外国和中国，有益于历史文化的积累，皆可入选。

四、辑印旧作，凡作者健在者，均请作者加以校订，新写序言。凡作者已逝世或不在国内者，即按原文排印，只校正原来由于技术原因所造成的差错，文章和内容一般不加改削。有必要时，当然也可以附加一点评介文章，指出今天读者应该注意的方面。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尊重作者，更重要的是为了尊重历史。有的书和作者如有违碍，宁可暂时割舍，也不妄作改动，俾免有损原貌，贻误后人。因为都是三十多年以前的文字，有些事过境迁，当然与当今之报道不会完全一致，但其历史文化的价值正在于此，谅亦为广大读者所能理解者也。

目 次

旧著重刊前言.....	(1)
-------------	-------

初访美国

一 人生的另一道路.....	(7)
二 贫困的早年.....	(17)
三 自由之邦的传统.....	(29)
四 年轻文化的前途.....	(38)
五 幸福单车的脱节.....	(50)
六 机器和疲乏.....	(60)
七 劳资的鸿沟.....	(72)
八 关于华侨.....	(81)
九 文化的隔膜.....	(88)
十 老而不死.....	(95)
十一 鬼的消灭.....	(105)
十二 男女之间.....	(115)
十三 眼睛望着上帝.....	(125)
十四 民主的沉睡.....	(135)
十五 平民世纪在望.....	(144)

十六 经济的修正	(155)
十七 余笔	(167)
留英记	(174)
重访英伦	
行前瞩望	(211)
途中	(221)
拉斯基教授没有败诉	(228)
英雄和特权	(238)
煤荒	(248)
为了下一代	(257)
悼爱玲·魏金生	(267)
访堪村话农业	(274)
不愁疾病	(282)
从《初访美国》到《重访英伦》	(290)
《工党一年》译者序	(306)
英伦杂感	(334)

旧著重刊前言

湖南人民出版社有意重新刊印我在解放前写的《初访美国》和《重访英伦》两本旧著。我踌躇了一回，最后还是同意了，而且建议插入《留英记》、《〈工党一年〉译者序》和《英伦杂感》三篇文章，合成一书出版。

我有点踌躇的原因是考虑到这两本旧著是否值得重刊。这两本旧著是我在四十年代访问美国和英国时给国内报纸所写通讯的汇编。在时间上说，这些通讯里所写的事都是四十年前的陈迹了。这四十年世界大变，这些国家当前的面貌已非昔比。这两本书对认识当前的美国和英国用处不大。我写这些通讯时，都是随感下笔，有如家书，大多一气呵成，不过夜；写就即寄发，不加推敲。这可能是养成于从小在学校里考试时抢交第一卷的恶习。但这也就留下了我各时期思想的真实记录。从一九五七年起至十年浩劫，我因为这些白纸黑字而受的累也实在不浅。事过景迁，回头再看看这些我在人生道上刻下的脚印，玩味一番，确是另有一种心情。

个人的思想原是社会的产物。一个时代里不同的人尽管可以有不同的思想，但都是从各自所处的社会地位反映当时社会的实际。只有把它们综合起来才能窥见这时代社会的全貌。个人毁誉事小，历史埋没事大。我觉得为当前和今后对我国思想界在这个时代的变化具有兴趣的人提供一些比较真实的史料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我胆敢面对四十年前的旧著而同意重新刊行，再度公之于世，正可表示浩劫的余悸已消。我充分相信读者是会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这本书和这本书的作者的。

作为历史资料来重刊这些旧著，不妨在书前说一说这两本书的编写经过。

先说《初访美国》。1942年我在昆明云南大学教书，同时在云南滇池附近一带的农村里作调查。靠近年底，我接到云大的通知，要我代表该校参与美国国务院邀请我国各大学教授访美的计划。这时美国已对日宣战，成了我国的盟国。这个计划是美国政府为了加强两国文化交流而提出来的。几经周折，我于1943年暑期偕同其他大学的教授，一共十人，出国访美。在此之前，我没有到过美国，所以是“初访”。

出国之前，昆明已开始风行一种“小报”，是适合于当时印刷困难条件下采取的民间刊物，后来发展成为民主运动的有力工具。这时云大学生要我支持他们办的《生活导报》，我同意到了美国后，给他们写信，这些信可以在小报上发表，就是后来通行的“特约通讯”。我在美国住了一年。

这一年里工作是很紧张的。我在访问哥仑布亚和芝加哥两大学期间，得到两校的人类学系教授的协助，编写了以翻译我和云大同事云南农村调查报告为主的《乡土中国》一书，又在哈佛大学得到商学院教授的协助编译云大同事所著《昆厂劳工》等内地工厂调查，书名《中国进入机械时代》。我在美国既没有心情游山玩水，也没有工夫进行社会调查，所以所写的通讯都是日常生活中见到的琐事，和当时在中国留学生中谈论的一些杂题。

1944年暑假返国，我利用在呈贡养病休息的一个多星期，把这些零星的通讯，贯串起来，编成《初访美国》一书。

再说《重访英伦》。这是我在1946—1947年访英三个月中给上海《大公报》写的特约通讯。这次访英的经过是这样：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的势力伸入云南，昆明民主势力受到日益严重的迫害。1945年12月发生了“一二一”运动，民主势力继续斗争。到1946年7月发生了李公朴和闻一多两位先烈的被害事件。我当时也是受威胁的对象之一。被迫离开昆明后，回到家乡。英国的一些老师和同学听到我的处境，通过英国文化协会邀请我去英访问一个季度，“散散心”。行前遇到王芸生先生，一见如故，坚持要我为《大公报》写通信，我也因为这段时期安家乏资，所以预支稿费而别。在英期间原无固定任务，除访友和参观外，正可以写作消遣。这些通讯回头看来行文比较流畅，也是当时生活的反映。

这一年，在英国已是战后政治上的一个转折点，工党取代保守党执了政。当时在英国知识界流行着一种改良主义的乐观气氛。我又刚从法西斯迫害中脱身，这种气氛自然会对我发生强烈的感染，因而也给这一系列通讯着上了这种色彩。工党的好景不长，刚过一年就暴露了它的阶级实质。英国政党的轮流坐庄，原是换汤不换药。我返国后与史靖同志一起翻译了《工党一年》，在序言里道出了我在《初访美国》里对美国新政的期待的幻灭；不久接着又不能不对英国工党发生相同的感叹。这两本书，能不能说是一个企图在资本主义道路上追求中国出路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四十年代对英美所抱天真的幻想的自白？这些幻想在无情的历史中已经化为泡影，而这段思想经过的本身却是个深刻的历史教育。追求祖国美好的前途是有志气的。在追求中走上曲折的道路也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能在错误里受到教训，不断改正，美好的前途终必会找到的。

为了说明为什么我称1946年的英伦之行是《重访》，我建议补入一篇《留英记》，给读者介绍一些我第一次去英国的留学情况。这是一篇回忆录，写于1962年。那时我已被打成“右派分子”，株连及我的哥哥费振东。他这时和同遭劫难的浦熙修同志一起在政协编辑《文史资料》。我们常在一起叙谈。有一次我哥哥读了沈复的《浮生六记》，异想天开，建议我学那位乡前辈，把我一生中值得回忆的事，分段作记。我听他的吩咐，写了这一篇《留英记》作个样本。流光易逝，忽忽已二十年矣。先兄已逝，六记难成。重刊此文，

以志旧嘱。

《〈工党一年〉译者序》可以作为《初访美国》和《重访英伦》之间的介体。丢掉一个幻想，又兴起一个幻想。

最后是我去年发表的《英伦杂感》。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拨乱反正，锐意中兴。我于1981年去伦敦接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的赫胥黎奖章，逗留两周，所见有限。归来，适逢民盟会议，会后要我汇报访英经过。我不得不即席讲了一些感想。这篇《杂感》就是那次讲话的记录。附在这书之末，正好作一结束。

一九八三年一月二十一日于北京

初 访 美 国

一 人生的另一道路

十多年前，我接到过庆堃的一封信。庆堃是我在大学时期里朝夕在一起的朋友，他一毕业就去了美国。这封信是他初到美国时写给我的。信不知已丢到哪里，可是我还是很明白地记得信上的话。他说：

“我已从西岸到了东岸，走了有一星期多的路程，一路我并不觉得生疏。在香港、上海生长的，在未名湖畔（燕京大学）住惯的人，不会觉得这是个异邦天地。不过，我真希望你来看一次。在这相当单调缺乏地方性的旅行中，（怎能说不单调？每个城市都是一般的建筑，一般的布局；连小镇也都是都市的缩影！）你会觉到人类创造力的伟大。你只要想一想：这只有三四百年历史，不，从每个都市小镇说，三四百年在美国还算是远古洪荒的时代。在这短的时间中，人类会造出这一个神工鬼斧所不易完成的巨业。什么巨业？在这草原万里上造下千百个大上海，小上海。你尽管